



衍極卷之三

莆田鄭

梅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造書篇

至哉聖人之造也其得天地之用

虛消長之理奇雄駭異之

然無昧

直引反

散而觀之萬物

大矣哉自秦以來知書者不少知造書

衍極卷三

妙者為獨少无他由師瀆之不傳也

天地之理其妙在圖書聖

在八卦六書八卦之變

成書以六爻顯卦有陰陽書有

卦有子母書亦有子母義文周孔易更

三聖而理辭為數始大備頡禹孔籀書

亦更三聖而典章文物集大成是故六

書者天地之大用也鄭夾漈曰經術之

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典籍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門為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也文字俱也為形指事一也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

衍極卷三

二

二也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為形為本形不可為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六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為形諧聲二書以成牽於會意復為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底

止皆爲假借之所魁也烏乎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三代之時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皆不達六書之義况他人乎

或曰三代不聞其囂囂也漢魏以降何其瑣瑣邪曰古昔之民天淳未墮

劉規動聲

衍極卷三

三

云爲自中乎矩夏商以前非无傳也略也保氏之教立乎周官後世漸尙巧智設官司以訓敕之去本俞

以主反下

遠而防之俞密去道俞疎而

之俞切

夏商以前不可得而考也周官保氏之教見至樸注夫六書者六藝中之一事耳教之之方其簡易也若此秦人雖滅禮灋而有尉律以敕小學學童十七以

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  
入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  
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漢興因之章  
帝時杜操善艸書帝貴其蹟詔上章表  
令作艸體魏文帝最再忌刻當皆智能  
出於己者必以瀆誅之至於師宜官梁  
鵠鍾繇胡昭輩以能角勝操則優容導  
尙之以風勸天下逮晉立書博士置弟

衍極卷三

四

子教習以鍾胡爲瀆迄於隋氏代有其  
職唐文皇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  
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爲學生乃立  
科以書學取士宋太宗募求善書者許  
自言於公車首選七人直補翰林待詔  
賜緋魚袋驟加恩寵海內從風崇寧間  
又立書學博士以勉後進蓋上之所好  
下必有甚焉自江左以來時君世主內

出金帛購募前賢灑書者屢矣或裝潢  
線籍以備觀覽或勒上石以廣其傳歷  
代書灑則有漢曹喜述筆論蔡邕鍾繇  
筆訣晉王羲之宋牟欣筆陳圖齊王僧  
虔梁庾元威書論隋智果唐太宗成頌  
筆灑之類其書甚眾教之多方其切密  
天也如此今觀黃唐三代金石彝器之文  
超妙絕倫而後世名家曾不能得其髣

衍極卷三

五

髣者誠以作成之道有所未至也

夫灑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

可至至則妙未至亦不爲迷人音面側則

邪邪則曲曲則於於是閨中蘇援轉脫姪

夸以臯亂世俗學者審其正易邪難幾於

向方矣

愚謂舍正路而弗由將有顛覆之患豈  
特失之於難而已閨中蘇援轉脫姪夸

鮮有不敗露者徒取惡名耳又惡得而  
梟亂世俗哉故君子必擇術也柳誠懸  
曰心正則筆正可謂善於筆諫矣

然則子襄沮誦氏灋乎

歷問書灋

曰灋

子襄卽飛龍朱襄氏沮誦與倉頡共造

古文者

衍極卷三

六

倉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也天雨粟鬼夜  
哭有諸

問倉頡事

曰吾不知也

四目神靈見至樸注天雨粟鬼夜哭出  
淮南子

李斯云九百年後有發吾筆意者卒如其

言

曰問李陽冰非直繼斯者也

識緯之言學者不道也李斯之智不足以及此身戮族赤且不悟况其遠乎好事者之爲是言也可知矣  
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鬼物授以筆灋何其神邪

曰問蔡氏始得灋

衍極卷三

七

曰古書至秦而絕斯邇之灋復絕微邕斬然矣

見至樸注

鍾繇見筆經於韋誕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祕之將死授其子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其祕邪

曰問得書灋之難

曰灋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祕



韋誕字仲將魏京兆人爲武都太守善  
小篆正書八分宋翼鍾繇之甥也事具  
至樸古學注

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弗與誠其子孫勿  
傳曷傳乎

問羲之寶筆論

曰天將啟之人能祕之

羲之作筆勢論十二章其敘略曰吾告

子敬吾察汝性過人未閱規矩略修筆  
論一篇開汝之悟可爲珍寶學之祕之  
勿播於外以示諸知友吾作此本初成  
同志欲求見之吾云失矣又題衛夫人  
筆陳圖後云羲之昔年五十有三或恐  
風燭奄及遺教於子孫可藏之石室他  
人勿傳

顏魯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

書十二意何邪裴家尺牘因與謝靈運  
問張旭所答語

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如錐畫沙  
如印印泥書道盡矣河朔書曰此書發跡

魯公傳張長史十二意筆灑曰子罷秩  
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筆  
灑長史時在裴儼宅渴止有年眾師張  
公求筆法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

行極卷三

九

二季亦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人或問  
筆灑張公卽對以艸書或三紙五紙皆  
棄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後再  
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儼曰  
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  
素數十軸亦嘗論筆灑惟言加工臨學  
當自悟耳僕停裴家月餘因與儼從長  
史飲散自請於長史曰旣承獎誘日月

滋深夙夜攻勤玩味翰墨得聞要理豈  
勝感戴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拂  
然而起僕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  
踞牀而坐曰筆灑玄微難妄傳授非志  
士高人詎可與言哉書之未能且攻真  
艸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  
嘗蒙長史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形  
爲豈此之謂乎又曰直爲縱何也曰直

行極卷三

十

者必勿令衰曲乎曰均爲間曰間不容  
光之謂乎密爲際謂築鋒下筆皆須宛  
成不令其疎乎鋒爲末謂末以成畫使  
其鋒健乎力爲骨體謂麤筆則點畫皆  
有力卽骨體自然雄媚乎輕爲屈折謂  
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闔過  
乎決爲牽掣豈不謂掣者快意判鋒使  
不怯滯令峻絕而成乎補爲不足謂點

畫或有失趣者則以旁點畫救之乎損  
爲有餘謂趣長筆短常使意有餘勢有  
餘點畫若不足乎巧爲布置謂欲書先  
豫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  
令有異勢乎稱爲小大謂大字促之令  
小小字展之令大兼令密茂乎長史曰  
子言近之矣梁武帝觀鍾書十二意曰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書者宗二王  
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義之之言未爲篤  
論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古今  
旣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眾說芝  
絲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異  
致言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  
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猶楚  
音變夏不能无楚子敬之不逮逸少猶  
逸少之不逮元常也學子敬者如畫虎

也學元常者猶畫龍也夫運筆斜則無鋒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灑擁腫點掣長則灑離斯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漫拘則乏勢放則少力純骨无媚純月无力少墨浮澀多墨太鈍此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无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閒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

婉媛媛視之不見稜稜凜凜常有生氣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善書者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肆其談余雖不習偶見其理倘有巧思思盈半矣真卿前請曰委蒙傳授筆灑設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圍轉勿使拘攣其次識灑謂口傳手授之訣勿使无度所謂筆灑

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漫不越巧便合宜  
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捨規  
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敢問執筆  
之理長史曰予傳筆灑得之老舅陸彥  
遠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  
泥如錐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偶  
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以利錐  
畫之其勁險之狀明利娟好始悟用筆  
如錐畫沙使其鋒藏畫乃沉箸當其用  
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  
子其書紳余再拜逡巡而退梁武帝姓  
蕭名衍字叔達善篆隸行艸嘗與袁昂  
評諸家書

雖索靖之銀鉤蠶

五邁反

尾

索靖字幼安晉燉煌人官至尚書郎後  
軍將軍善八分行艸與衛瓘及其子恆

俱學於張伯英。瓊自言我得伯英筋。恆  
得伯英骨。靖得伯英月。靖矜其書名爲  
銀鉤蠶尾灑。

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壁路。

懷素字藏真。唐長沙人。爲沙門。善艸書。  
與鄔彤爲兄弟。嘗從彤受筆灑。彤曰。張  
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  
自是得奇怪。艸聖盡於此矣。真卿曰。師

衍極卷三

古

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  
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  
艸。又遇埽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  
如屋漏雨。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及釵股。諸灑不若是之明且要也。  
折釵股亦張長史筆灑也。

或曰。李斯儉人也。書奚傳曰。君子不以人  
廢言。

歐陽永叔曰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忒苟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

顏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

問魯公書

曰多見其不知量也

重光名煜南唐後主也嘗曰真卿之書

衍極卷三

五

有楷灑而无佳處正如叉手竝腳田舍漢耳

李氏之書可乎

問後主書

曰使天下塞其兌閉其門可也

兌目門口也李後主書述曰書有七字

灑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及鍾王家傳於歐虞褚陸等流於此日世人罕知其道



者孤以忝會得受誨於先生非天賦其性口受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所謂灑者撇押鉤揭抵導送是也黃魯直云書家傳右軍筆意有十許字而江南李主得其七以余觀之誠然然其字用灑太深刻乃似張湯杜周豈若張釋之徐有功之雍容得灑意有縱有奪皆愜當人心者哉

衍極卷三

六

唐藪宋史何夥

胡火乎反

問墨藪書史之多言

曰未修之書也

唐墨藪不知何人編其書博取漢魏迄唐諸家筆灑敘論宋鄭昂字尙明號董山福州人作書史起伏羲終五代凡二十五卷其敘略曰書史之作蓋憫古書之衰絕而惜人才之無聞也述作之體

規模正大紀以載帝王志以述瀟訓表  
以著名跡傳以敘人倫世代久遠瀟書  
曆滅高下之品不可復定姑因成說而  
謹錄之以評品爲論以書賦爲贊而閒  
正定其異同耳若夫宋朝以俟來者  
古今書品其効尤班固人物表與

古字之存於世者无幾後生晚學生於  
千百載之下得以觀感而興起者寔賴

衍極卷三

七

前人編摩之力也是故極古今之制者  
存乎圖系時地之出者存乎譜聲而應  
之存乎集韻類而從之存乎邊傍不疾  
而速存乎釋文其言曲而中擬議以成  
其變化存乎評品品之與評同而寔異  
評以討論其得失品則考定其高下古  
之能書者眾矣傳史所載類多闕略其  
見於古人之論述者衛恆能書錄羊欣

劉繪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王愔文字  
志傳昭虞和灋書目錄姚叡姚思廉善  
書人名狀徐浩書譜古跡記張彥遠灋  
書要錄等作皆廣記直述不立評品梁  
武帝袁昂邵陵王倫呂總等始有書評  
寶泉書賦唐文皇宋太宗徽宗蔡君謨  
歐陽永叔蘇黃米諸公皆嘗評書品第  
之作蓋始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分爲九

衍極卷三

六

品庾肩吾李繼真書品竝效之李嗣真  
益以逸品爲十等張懷瓘書估第爲五  
等又書斷分神妙能三品鄭昂之修書  
史也亦作人品表又分能品爲上下或  
未見古書但合諸家之論由倉頡而下  
約爲四品論同異者參訂而從眾其有  
史傳不顯而品錄著名則外其名於表  
又有不入品尙有傳刻可見者昂不敢

斷咸列於遺書遂成五等鄭夾漈曰六經之後惟司馬氏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畚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夫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也班固不通旁行卻以古今人物強分差等此則无稽之論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書盡竊遷書不以爲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謬也後世眾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作俑也固之事業若此後來史家奔辮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

若書品可謂奔走班固之尤者也庾張  
二李非秉史筆置而勿論昂之修史起  
自伏羲終於五季可謂得太史公會通  
之旨矣但其言曰班固以古今人爲表  
此則妄矣知班固之妄而不自知其妄  
尤而效之有甚焉者其鄭昂之謂乎  
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夸乎

問孫姜多夸誕

衍極卷三

三

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暉之辨妄所以  
作也

虔禮名過庭唐人善繇行章艸官至右  
衛冑曹參軍撰書譜自書之其略曰自  
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糅條目  
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旣往或苟  
興新說竟无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  
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

功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无取焉堯章名夔宋番陽人自號爲白石生著續書譜二十條其首章總論曰眞行艸書之灑其原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艸等圓勁古澹則出於蟲篆波畫點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艸則眞艸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眞爲艸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眞大抵下筆之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習俗兼通心手相應白雲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考之伯暉名必曩號大蓬庸齋忠清公之孫官至奏院宗丞善繇楷題署作續書譜辨妄以規堯章

之失其略曰夫眞書者古名隸書篆生  
隸篆隸生八分與飛白行艸載在古灋  
歷歷可考今謂眞艸出於飛白其謬尤  
甚又謂歐顏以眞爲艸夫魯公艸書親  
授筆灋於張長史又何嘗以眞爲艸若  
謂李西臺以行爲眞則是然自此體漸  
變至宋時蘇黃米諸人皆然楷灋之妙  
獨存蔡君謨一人而已堯章略不舉是

衍極卷三

三

未知楷書者也又謂白雲先生歐率更  
論書灋之大槩孫過庭論之又詳殊不  
知古人灋書訣筆勢筆論文字最多特  
堯章未見之耳行書魏晉以來工此者  
多惟蘭亭爲最唐之名家甚眾豈特顏  
柳而已哉況至宋朝書灋之備无如蔡  
君謨今乃置而不論獨取蘇米二人何  
邪讀至篇末又有濃纖閒出之言此正

米氏字形也此體流敝至張卽之之徒妖異百出皆米氏作俑也豈容廁之顏柳閒哉  
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

大德壬寅延陵吳文貴和之襄集宋宣和閒書灑文字始晉終宋名曰宣和書譜二十卷石峻佩弦溫陵人宋開慶閒雜輯諸家論議爲一書率皆紕繁如左

衍極卷三

三

短上齊右短下齊等說亦書家之小道耳

蘭亭考俞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

蘭亭考宋四明桑世昌澤卿集爲十二卷續攷吳江俞松壽翁編復十餘卷皆博采古今叙論題跋或相矛盾皆无一定之見初永和九年會于會稽山陰蘭



亭修禊事也孫綽諸人咸賦詩爲樂王  
逸少製叙用蠶繭紙鼠鬚筆書之陳天  
嘉中屬僧智永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卽  
煬帝也王不之寶僧智果借搨不還果  
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摹  
本驚喜乃貴價市真迹不至遣使問辨  
才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二  
年入秦王府世傳遣蕭翼詭計就智永  
取之非也貞觀中令趙模韓道政馮承  
素諸葛眞四人鈎摹以賜皇太子諸王  
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又令湯普徹搨  
賜房玄齡以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  
在外傳之太宗酷好灑書有諸王眞跡  
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行  
書目有五十八卷此書爲最常置坐側  
一日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可與吾

蘭亭及崩用玉匣藏之昭陵梁末温韜發唐諸陵取金寶而昭陵石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先世圖書鍾王筆跡韜皆剔取其金玉而去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傳人閒或云唐貞觀中搜求墨蹟甚嚴非弔喪問疾書柬皆入內府士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是以流傳至今宋太宗購募所得集爲十

卷俾摹刻之今淳化灑帖是也獨蘭亭眞本亡矣世所傳摹刻本極多始唐太宗刻蘭亭於石石晉之爰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弃蘭亭石刻於中山土人李學究得之韓忠獻之守定也李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李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世所謂定

武本是也每本須千錢好事者爭取之  
其後李氏子負官緡无從取償宋景文  
公嘗爲定帥迺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  
匣藏庫中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  
中薛師正出牧求墨本者踵至薛惡之  
迺刻別本畱譙樓下以授覓者其長子  
紹彭又摹刻贗本於郡易舊中山本以  
歸長安鑿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掩其

跡又有取灋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  
鍼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盛字上  
有金龜惟輩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爲貞  
觀嘗本大觀中其弟嗣昌奏之徽宗詔  
取其石龕於宣和殿靖康間與岐陽石  
鼓俱載以北或云靖康之亂獨此石弃  
不取高宗駐驛廣陵宋繹居守東都見  
之遣騎馳進踰月金人復南寇高宗帝

浙失之樓大防云畢少董自言幼時在定武親見青石刻帶右天三字已缺大觀間再見與舊无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鑱損也其獨損天字者爲尤難得或云蘭亭真跡玉匣藏昭陵又刻一石本温韜發掘取金玉弃其紙宋初耕民入陵紙已腐惟石刻尙存遂持歸爲搗帛石長安一士人見之購以百金所謂古

雍本也後入公使庫馮京知長安失火石遂燬乃令善工以墨本入石薛向作鎮其子紹彭又刻一本易之所謂今雍本也似此論議紛紜不一姑并存之黃魯直曰右軍禊帖叙艸號稱最得意者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閒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皆蓋有異跡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燹蕩之餘千不

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跡惟有蘭亭故  
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  
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  
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愚謂山谷此論極當大抵收蘭亭者自  
唐以來無慮數百家而少有善者多以  
所藏本展轉摹勒相夸去真彌遠矣  
黃伯思之論何其自欺也

伯思字長睿號雲林子邵武人能書有  
帖行於世政和間爲祕書郎著東觀餘  
論辨古刻書帖然多出於米元章大抵  
論書宗尙晉人而闕於古遠又稱張長  
史與藏真爲同輩且譏張不善正書蓋  
是未知長史者也又雜以袁昂竇泉等  
論議裁評諸書未爲允當至宋名家略  
不見舉獨拳拳於章申公而謂其筆勢

高古出歐褚之上又自許太過似涉狂妄

譙黃門之銘非蔡氏碑也

譙黃門碑首篆題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君諱敏字漢達鄴君之中子其辭曰於穆使君盛德昭明又曰如何如何吁嗟昊蒼黃伯思謂此碑意爲古雅在樊常侍蔡橐長二碑上又曰信安何籀以隸書知名以譙敏碑爲蔡中郎書碑目亦以譙敏魯峻等碑皆蔡中郎書

衍極卷三

三

金鄉侯成瑒於橐長慶都靈臺弱於西嶽金鄉碑首隸書故金鄉首長侯君之碑名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其先侯公納策濟太上皇鴻溝之阨諡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玄孫霸爲臨淮太守君年八十一建寧二年卒碑末連夫人誌銘

此碑字差大完好橐長碑首隸書漢故  
橐長蔡君之頌名湛字子德河內修武  
人遷高邑令吏民追思粟尹等立碑未  
云光和四年十二月詔書遷并州刺史  
下缺碑在橐成縣西慶都碑隸書惟帝  
堯母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而生  
堯有龍授圖躬行聖政慶都仙歿葬曰  
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歷

代守奉之至王莽而絕廷尉仲定連白  
表奏詔策嘉命時濟陰守魏郡審晃成  
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經  
之營之不日成之建寧五年五月造碑  
不甚磨滅在濟陰成陽縣西率云泰率  
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  
禮職方氏率西嶽祭視三公者又曰故  
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

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而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亡新滔淫鬼神不畜建武之初彗埽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光和戊午季冬己巳樊毅又重立碑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又易碑飭闕

卒史禮器諸碑曹植廟文漢魏之制異矣

卒史碑繇書曰司徒臣雄司空臣戎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峯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无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



羊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臣雄  
臣戎愚慙誠惶誠恐死辜死辜臣稽首  
以聞制曰可乃元嘉三年春也雄姓吳  
字季高戎姓趙字意伯瑛姓乙字少卿  
又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  
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檀叩頭死罪  
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  
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

衍極卷三

三

以上經通一 甄雜能奉弘先聖之禮爲  
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  
文書守文學掾魯孔和師孔憲戶曹史  
孔覽等雜試和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  
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  
和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辜死辜  
禮器碑錄書曰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涪  
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曰魯相河南京韓

君又曰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馳思嘆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开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开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鼓瑟鼓雷洗觴觚爵鹿俎楹

遵杞禁壺修飭宅廟更作二輿又題韓明府名敕字叔節又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臯上尙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又史晨別立兩碑於孔廟又

謁孔子冢立碑率皆斷裂曹植文篆額  
三行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肩軒轅之  
高蹤紹虞氏之遐統又曰追存二代三  
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  
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  
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  
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  
而无受命之運爲政乎魯衛之朝教化

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  
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昔之君終莫能用  
又曰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  
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  
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  
爲屋宇以居學者又曰仲尼旣歿文亦  
在茲未題曹植文梁鵠書乃鍾繇手刻  
因號爲三絕碑

大饗勒勳繁城立表禪壇刻記甚哉將以  
夸後世也

大饗碑篆題額兩行穿旁刻蛟螭之文  
亦梁鵠書魏志文帝建安廿五年嗣位  
爲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六月將伐吳南  
征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故  
老此碑乃八月辛未也是皆漢帝在位  
不爲丞相操之死纔數月丕軍次舊里

飲宴設樂伐石勒銘稱頌功德碑在亳  
州魏帝廟唐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暨  
再摹刻於石繁城表篆額黑字兩行中  
有界方文乃魏公卿上尊號表有陛下  
卽位下十行勒於碑後唐人稱爲梁鵠  
書禪壇記篆額黑字一行顏真卿以爲  
鍾繇書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  
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

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益知漢魏二紀皆繆而此碑爲是也蓋作史者之疑誤後學也多矣夫曹氏建號讀其事

衍極卷三

三

者爲之扼腕彼且洋洋自滿比德前代又勒豐碑惟恐傳之不遠欺罔甚矣今以其字畫之工故備錄之以俟識者於戲古碑之荒墜也久矣堯祠舜冢蕪而弗汎禹功頡銘忽焉淪沉志古之士將何所取哉

東漢志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於濟陰成

陽靈臺桓帝延熹十年二月禱雨堯祠  
碑云嘗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  
舞先王之樂宮祀羣神仰瞻雲漢嘉澍  
浸沾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  
大殿餘多曆滅靈帝熹平四年建堯祠  
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慶  
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又曰聖漢龍興  
纘堯之緒祠以上犧至於王莽絕漢之  
業而壇場夷替屏攝无位又曰太守河  
南張寵繼前緒字畫隱隱可見舜冢碑  
唐大曆二年道州建救亭江華縣令瞿  
令問八分書永泰二年三月十五日元  
結奏驛廟狀云臣謹按地圖驛陵在九  
疑山驛廟在大陽之谿驛陵古老已失  
大陽谿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  
年代寢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

置祭奠酌荒塋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沒於荒裔陵廟皆无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嘗拂洒示爲常式謹錄奏聞時郭子儀爲中書令奏准敕賜廟戶馬懷玉等禹廟碑光和二  
年十二月丙子朔十九日甲午皮氏長南陽章陵劉尋孝嗣丞安定烏氏樊璋元孫其後叙禹平水土之功後有銘文又一碑云皮氏長安定蘇字下文已曆滅碑陰有汾陰趙道子宣數十人姓名官爵具存末後有龍門復民廿五戶題名此碑在龍門禹廟倉頡廟銘熹平六年立略曰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日靈光爲百王作憲銘曰穆穆聖倉等語而缺陷者多又倉頡廟人名碑云有蓮

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水  
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夏陽侯長  
祓禱侯長則是縣吏之名皆無字實可  
考宋彭大雅以漢碑完者四十本作橫  
卷刻於渝州博古堂雖功用精加而筆  
灑緩弱失真矣



衍極卷之四  
莆田鄭棗杓子經述  
古學篇  
秦廢古學刀書不可得而行矣

刀書見天五注今有海外西洋馬八兒  
等國人以長細鋸刀右手執用托以左  
拇指橫刻貝葉爲字或莫夜交曉書之

衍極卷四

迅速精刻不失行理豈不謂理失求諸

野

蒙恬筆經胡母敬等剽掠遺範造倉頡博  
學諸書散落復盡

蒙恬爲秦將造筆經餘見至樸書要注  
然道在兩間灑出於道書雖不傳灑則常  
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  
效天方灑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爲篆

不篆隸不繇吾不知其爲書也

執筆貴圓握管不可不直直則方字貴  
方得勢不可不轉轉則圓篆圓也圓其  
用而方其體隸方也外雖方而內寔圓  
一方一圓交其效灑天地之道乎至於  
點畫之際縱經橫緯莫非陰陽至理之  
所在故左氏因亥有二首六身而得篆  
灑可謂善體物者矣夾深曰六書起一

術極卷四

二

成文衡爲一從爲丨

音

邪丨爲ノ

房心反

反ノ爲入

分勿反

至ノ

而窮折一爲丁

及音

反丁爲厂

可旱反

轉厂爲乚

音隱

反乚爲丨

居月反

至此至丨而窮折一爲丁者側也有

側有正正折爲人

卽宀字也又音帝

轉

人爲∨

側加反

側∨爲<

音吠

反<爲>

音泉

至>而窮一再折爲口

五犯反

轉口爲凵

口犯反

側口爲匚

音方

反匚爲凵

音播

至凵而

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爲口音圓則爲

○音星至○則環轉无異勢一之道盡矣

一音柱與一偶一能生一不能生以不可

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一然一與一偶

一能生而一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

理也篆通而隸僻故有左無右有自今

阜音無阜音於篆則左向右爲左右向

左爲右獨向爲自相向爲阜篆明而隸

衍極卷四

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

近上爲王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朱

中一不直爲未篆巧而隸拙故有口音

無月音炯有音無一於篆則上冒爲口不

冒爲月上加一爲圭加一爲冫篆縱而

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音稽於篆體

向左爲刀向右爲匕首向左爲禾向右

爲禾然則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

紫真授義之其似乎常正欲其人也耶  
紫真白雲先生也義之曰天台紫真謂  
余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通  
乎道同混元之理陽氣明而華壁立陰  
氣大而風神生力圓則潤勢弱則澀緊  
則勁逸則俊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  
不寡向迎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  
之惟靖

衍極卷四

四

或曰梁武帝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  
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  
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  
則未至也

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  
少不逮元常此梁武帝之公論也庾肩  
吾曰探妙測微盡形得勢疑神化之所  
爲唯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

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張懷瓘曰獻之極細真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克直而寡態惟行艸之間逸氣過之然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伯仲差耳黃魯直曰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爲然彼欲與

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皆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吁子敬之言過矣原其所由蓋有爲之先者子敬學於逸少逸少學於鍾張逸少嘗曰吾書比鍾繇書抗行比張芝猶鴈行乃託以受灋於白雲先生先生遣以鼠鬚筆言訖而隱之說讀者不能無疑子敬又言於會稽山見一異人

披雲而下左手持經右手執筆以遺獻  
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游處  
筆灑奚施荅曰吾家外爲宅不變爲姓  
常定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邪聖人以  
神道設教不若是之欺誕也陶弘景曰  
比世皆尙子敬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  
亦所排弃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然  
逸少又有言曰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

衍極卷四

六

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殊  
不足在去此二賢僕當次之逸少嘗往  
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更別題私  
爲不忝羲之還見之歎曰吾去時真大  
醉也子敬迺心服蓋至是則人心之不  
能泯者始昭然矣

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  
跡隱端而分起伏諸用

王羲之筆勢圖曰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相筆或偃或仰或欹或褒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似鵲頭或似散絲或似八分或似蟲食葉或如水汾洳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汪濊詳雅起發密齊疎闊相間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作一

字皆須作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剛鐵鉤或上尖如稗稊或下細如鍼芒或側轉點發如鳥飛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豎相向滿一行直有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如落鋒勢无毫如尖筆勢意况生舉爽爽若神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

字意別勿使相同書虛紙用強筆書強  
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必須  
正靜思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  
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欲急故須遲何  
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宜遲  
何也心是鋒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  
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如  
鳥字下一點點須急橫直卽須遲故鳥  
之腳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得  
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  
伏然後是書若直筆急牽急裹此但暫  
視此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  
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  
研久久不動彌佳也

又題衛氏筆陳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艸入  
隸字中艸書爲篆隸八分相雜斯言旨哉



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又刪李斯筆  
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

李斯曰夫書之微妙與道合然篆籀以  
前不可得而聞矣自尙方大篆頗行於  
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其繁者  
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裏結終  
藉筆力路逕蒙恬造筆經猶自簡略斯  
更修改望益於用用筆之灑先急迴後

衍極卷四

九

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  
脚遊魚得水舞筆景山興雲或卷或舒  
乍輕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衛氏名  
鏢字茂猗晉廷尉展之女恒之從妹汝  
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充之母善正  
行書撰筆陣圖曰夫三端之妙莫先乎  
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李丞相  
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无骨蔡尙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  
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  
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救姓名或學不  
該贍聞見又寡致使功用不就虛費精  
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  
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  
容列事如左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  
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修五寸鋒齊

行極卷四

十

腰强者硯取焦涸新石潤澀相兼淨津  
輝墨者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十年  
已上強之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  
滑淨者然後靜攄意思揮衿作之先學  
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艸  
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浪  
屈曲皆須教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  
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鑿者不寫善寫

者不鑿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  
月多骨微月爲筋書多月微骨爲墨豬  
多力豐筋者聖无力豐月者病一一從  
其消息而用之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  
其實有形形如高鋒墜石磕磕然實如  
崩也一如陸斷犀爲之牙一如百鈞弩  
發一如萬歲枯藤一如崩浪雷奔一如  
勁弩筋節用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灑

緩者有心緩而執灑急者執筆近頭不  
能遠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  
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  
筆結構圓滿如篆灑飄蕩灑落如章艸  
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  
介峙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繖然心  
存委曲每爲一字各爲其形則斯道妙  
矣羲之題其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

稍也墨者鍔甲也硯水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裨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

鍾繇弟子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常隱鋒而爲之作橫畫如列陣之排雲作一戈如百鈞弩發作屈折如剛鐵鉤每一牽如萬歲枯藤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學名遂大振欲真書行書依此灑若學艸書須緩前

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蟲蛇相鉤連不斷  
眾仍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  
小一等每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  
然後安點須空中遙擲筆作其艸書亦  
須爲篆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  
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則直過惟  
有章艸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  
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

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卽鍾公太山  
銘及魏文帝受禪碑已有此體夫書先  
須引八分章艸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  
直取俗字不能光發羲之少學衛夫人  
書及後渡江北游名山遂於眾碑學習  
焉八永八灋也見書要注

張懷瓘十灋其成頌之緒倫乎  
張懷瓘唐人善正行書爲翰林供奉右

率府兵曹參軍撰書斷書估評書灋藥石論及六體論等篇又撰用筆十灋一

神曰偃仰向背二曰陰陽相應三曰鱗羽參差四曰峰巒起伏五曰眞艸偏枯六曰邪正失則七曰遲澀飛動八曰射空玲瓏九曰尺寸規度十曰隨字變轉心成頌隋釋智果作頌曰迴轉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閒合閒開隔

衍極卷四

十四

仰隔覆迴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疎當補續分若抵背合如並目孤單必大重並仍促以側映衰以衰附曲專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聯行妙在相承起伏

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

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論用筆灋禁經唐

太宗集王羲之虞世南諸人等三十餘

家灋論撰成三卷上論用筆中論異勢  
下論裹結其言極多禁敕不行號曰禁  
經敕曰夫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  
可加功功勢旣明則務於遲澀遲澀知  
矣无繫拘跼拘跼旣亡求諸態變之者  
在乎奮研奮研之理資於狀異狀異之  
變无溺荒僻荒僻黜矣藉於神彩神彩  
之至幾於玄微玄微則宏逸無方矣設

衍極卷四

五

乃一向規模隨其工拙勢以返覆肥瘦  
體以疎密齊平放則失之於速畱乃失  
之於遲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  
筆并震動惑於手下若此欲造於玄微  
則未之有也

背拋引蠆毒灋趨戈曰清潤遲澀而左顧  
善於形容矣

翰林密論背拋灋曰蹲鋒緊掠徐擲之

速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曰此鍾灋  
稍涉八分薑毒灋引過其轉蹲其鋒又  
徐收而趯之不欲出須暗收使其如負  
芒刺則佳背趯灋曰以中指遣至盡處  
以名指拒而趯之又潛鋒暗勒盡然後  
趯之右軍背趯戈云上則撫而過下則  
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  
又永禪師灋出戈灋下以名指築上借  
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衄鋒潛出  
此名秃出灋唐文皇云爲戈必清潤貴  
遲澀而左顧是也

邊衫衄

女六反

衄其月

魚厥反

闇築未善也

衫灋曰上平點中啄下衄仄闇築灋曰

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闇築月其字

內兩點用之皆非也蓋邊衫下不可以

衄仄而其月則當用潛虛半腹灋也如



說字義則有月反六字從人者亦不用  
暗築灋也

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

蕭何作未央宮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  
其頌觀者如流水何用秃筆書皆謂之  
蕭籀又題龍虎二闕韋誕青龍中題三  
都宮觀榜額自謂能逞徑丈之勢方寸  
千言也明帝時凌雲臺成亦令誕題署

衍極卷四

七

或問廣成子應候僧一行釋微燕卿葛氏  
諸作極論題署其幾灋乎曰灋則灋矣然  
眾忌諱適足以累灋

題署之灋弊於唐使人多忌諱其言蓋

出於陰陽家者流世有廣成子集陰陽

應候灋纂異記感應章一行禪師釋微

集燕卿大師字旨明簡集葛仙翁勒字

灋應神集音義章白雲先生筆論玄鑑

諸書極言題署之灑點畫分毫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爲之以五行灑之以六神使術者能察人平生禍福屋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占其喜怒休咎之祥年月遠近之應可攷而知且謂虞世南筆首大尾小犯前九惡二歐之筆楷下不朝柳公權筆瘦如鶴脰周越筆勢如龍病在沙不得隋侯之藥此五

者名重當昔其灑不應陰陽氣候神氣不全枿然如死李邕之體出於彼而達於此矣愚按廣成子莊周載其當黃帝之世居崆峒一千二百年是昔陰陽家未出也葛仙翁生於晉朝忌諱雖多而題署未有此病唐一行以數學名家字書非其所長然則其僧簡定之流所託爲可知矣簡定燕卿名也

眞卿之劔池陽冰之講臺祠宇等作縱橫  
生動不假修飭其署書之雄秀者乎

顏魯公書虎邱劔池李監書生公講臺  
在蘇州虎邱寺又篆處州仙都山黃帝  
祠宇字其上刻丹陽葛蒙勒石乃顏眞  
卿楷書也又篆越州大禹之廟字並曠  
世絕作

陳旅之記能待論矣

衍極卷四

九

陳旅字眾仲莆田人撰題署書記略曰  
往而不返者世道之旣變也易知而不  
知者人情之異尙也傳曰清廟之瑟一  
唱而三歎三歎者三人從歎之耳夫三  
代之隆先王禮樂之教著於人心而大  
樂必易夫人可知也然而人情異尙雖  
聖人不能使之知其至易世道旣變雖  
聖人不能返其必往此好古君子往往

於故城廢隧破碑斷礎觀古人之陳迹  
獻歛而不能去也余外大父趙大蓬曰  
易有眞河圖著見於事物如六書之爲  
學最可以觀理今其書雖存得其理者  
鮮矣至漢魏以來題署字灋今人都更  
不講况欲識无懷氏之古封乎聞中風  
俗以正月六日游烏石山寺公指寺額  
語余曰是古題署灋書也昔宦遊吳楚

衍極卷四

三

間多見之古昔人人知有是灋王公貴  
人有所建立不能書不書必求能書雖  
微賤必書紹興後無論能否官大卽書  
一時迎合爭乞新題易舊榜於今存者  
十之一耳彼見古體波磔漸收形勢似  
拙曰而何其態之拘拘也曷不爲我之  
騁乎詎知字有古灋而騁於灋固甚巧  
也拙則軼失矣其灋與鍾王小字異而

實同後人小字變形存神是尙可取至  
於大字形不逮神雖好不取也米南宮  
黃太史輩非不爽峭可喜直可施之亭  
榭宴遊處唐以來惟顏太師大小字俱  
雄秀合灑然論題署李北海爲最云  
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數公  
差優乎

問北海善題額

衍極卷四

三

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  
之下邕以行狎相參後復俛五辰反又  
五臯反異  
百出邕作俑也

李邕字泰和唐揚州江都人爲御史中  
丞汲郡北海太守善題署碑額人奉金  
帛取其文以鉅萬計初行艸之書自魏  
晉以來惟用簡札至銘刻必正書之故  
鍾繇正書謂之銘石虞褚諸公守而勿

失至邕始變右軍行濃頓挫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狎書之而後世多效

尤矣

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施過於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相與乎徐李沈宋諸家殆闖五禁其反藩落者乎

歐陽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見書要注柳

行極卷四

三

誠懸名公權唐文宗以爲翰林侍書學士張伯高顏清臣見至樸徐浩見書要李邕見上注沈傳師字子言官至吏部侍郎宋儋字藏諸爲校書郎皆唐人善楷隸行艸

韓擇木韓秀實李莒李儉綽有古意

韓擇木昌黎人官至散騎常侍韓秀實

爲翰林莒儉皆仕唐善楷隸八分

太白得无灋之灋子美以意行之

太白姓李名白一字長庚爲翰林供奉

子美姓杜名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

善楷隸行艸

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

永興公之餘韻

虞世南也

議者以退之爲極疎厲

行極卷四

問韓字失麤魯

曰彼蓋不知九方歿

音因

之相馬也

亦昌黎姓韓名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

昌謚曰文按林蘊撥鐙敍曰蘊咸通末爲

州刑掾嘗盧公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

公之文翰海內知名蘊竊慕字學因師

於盧公子弟安期公授以撥鐙灋曰推

大拖撚拽是也盧自言昔受教於韓吏部

云子厚姓柳名宗元官至禮部員外郎  
柳州刺史嘗作筆精賦略曰勒不貴臥  
仄常患平弩過直而力敗趨常存而勢  
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蒼  
皇而疾罨磔趨趨以開撐  
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古  
人筆意

問少師書

衍極卷四

五

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凝式字景度五代人官至太子少師以  
心疾致仕昔人以楊風呼之善行艸古  
請問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  
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瞻米元  
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

忠懿名弘俶字文德吳越國王善行艸  
宋太宗評之入神品祁公名衍字世昌



官至僕射謚正獻數與蔡忠惠論書艸  
灋秀勁似晉宋間人才翁名舜元梓州  
人官至轉運使倩仲名舜欽一字子美  
才翁弟也官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行  
艸傑出而子美少劣於才翁子瞻名軾  
眉州人官至端明翰林侍讀學士謚文  
忠元章名芾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行  
艸超詣大抵言此數家多能於行艸而

略於楷隸也

若夫魯直之環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而  
有長史之遺灋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  
黃魯直名庭堅豫章人官至吏部員外  
郎善行艸自謂得江山之助嘗曰艸書  
近峯士大夫罕得古灋但弄筆左右纏  
紉遂號爲艸書不知與蚪斗篆籀同灋  
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

素及子三人悟此灑耳蘇才翁有悟處

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余在黔

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來

夔蒲北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羣丁撥棹

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

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絕塵安

能得其髣髴劉濤温陵人以艸書名世

嘗稱爲艸聖翁真行謂真帶行也瘞鶴

行極卷四

五

見書要注

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灑何吳說

張孝祥范成大灑乎

問范等

曰此而灑天下无灑矣然則張卽之諸人

其彌降乎

問張卽之以來書道盡壞

曰吁磔裂塗地矣

周越字子發李時雍字致堯鍾離景伯  
字公序吳說字傅用張孝祥字安國范  
成大字至能張卽之字温夫皆仕宋顯  
宦以能書稱

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傀見於顏  
眉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過之也

蔡京字元長興化人官至太師魯國公  
卞字元度京弟也官至樞密皆宋之姦

衍極卷四

三

臣書字如其爲人

曰張卽之陳讜之書一時藉甚豐碑鉅刻  
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尙祖餘習

問張陳書

曰速勿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无所庸其  
靈矣然則其自知耶

問能自知其非

曰知則不爲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

无恥

陳讜字正仲興化人官至尙書

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

蘇子瞻曰智者利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

衍極卷四

天

吳道子極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瓌

公回反

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抱樸稱皇爲爲書聖陶真逸有頑仙之論

呂岩字洞賓鍾離權呂之師也抱樸子

名洪字稚川姓葛氏晉丹陽句容人少

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

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

之瀟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爲葛仙翁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瀟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乃止羅浮山鍊丹積年著述不輟刻期而逝嘗注書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皇甫爲字休明吳廣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善小篆八分行艸抱樸子云書聖者皇

甫爲陶真逸名弘景字通明南朝秣陵人年四五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思葛洪仙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碁工艸彙號華陽隱君年八十五尅日屍解而逝梁武帝贈太中大夫諡貞白先生嘗從武帝借名帖論辨往復有啟曰昔患无書可看願作主書史晚愛楷彙又羨

掌典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爲得作才鬼猶勝頑仙

或問懷素艸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奴僕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齟七角反又初畱反然若合符節未達

或人未解

衍極卷四

三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邈焉寡儔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耳然則高閒亞栖之流歟

問二僧比懷素

曰二僧跏蘇于反若後矣

蔡君謨曰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奴僕之態况

他人所可擬議按懷素帖云張長史書  
灑獨步當世惟洛下顏尚書得之零陵  
懷素近得尚書杜翰大有開發又云李  
靖用兵瀟風天文張旭艸書有唐之三  
絕也其尊慕若此高閒上人能艸每欲  
學爲張長史亞栖洛陽人嘗對御艸書  
兩賜紫袍自云凡書通卽變若執灑不  
變號爲書奴又有沙門貫休者蘭谿人

衍極卷四

三

工艸繇南土比之懷素成中令問其筆  
灑休曰此事當登壇而授安可艸艸而  
言成銜之遞於黔中因以病鶴詩見意  
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此皆唐僧能書者

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

程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諡純公河南  
人嘗曰某書字皆甚敬非是要字好只

此是學故朱子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于中而溢乎外也

元晦名熹號晦庵先生謚文公新安人王善評諸家書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自歛

衍極卷四

三

衰放縱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

子文名埜婺州金華人鄭回谿之外孫

復娶鄭之孫女官至端明僉書樞密院

更從真西山魏鶴山講學尤善楷隸行艸

嘗書朱文公感興詩于玉麟堂刻石城

山書房皆稱為二妙其書有齊梁風骨

書學何所止曰均莫勒反身而已矣然則張



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身益乎

問旭

日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成  
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  
精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  
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韓退之送高閒上人敘曰苟可以寓其  
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衍極卷四

三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  
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  
泚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  
醉於酒樂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  
聖業者皆不造其堂而齟其齕

側吏切

者也

往皆張旭善艸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

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

動於心必於艸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

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  
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  
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  
而名後世今閒之於艸書有旭之心哉  
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衍極卷四

五

衍極卷之四

終

知虛無轉木之其貴日民服

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而各發其本間之效轉書育狀之心  
善變遷機與轉木可識則以故殊莫  
事以之變正喜百對一寓於書故旭  
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

